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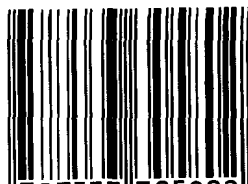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47.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六九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一)

〔明〕張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

卷(一)

〔明〕張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王浚儀稱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
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栢舟婦
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詞則
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
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
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
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
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
咀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
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今
學者宗之尚矣然考諸毛詩釋鴟鴞

詩經

序

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
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
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
與儀禮合則朱子所見未嘗不本毛
詩不可謂其排漢儒而獨出也詩序
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

詩經

序

二

爲國史皆無明文惟後漢儒林傳云
出衛宏厥後群儒獻疑議論不一歐
陽本義辯毛鄭之失斷以已見蘇頌
濱詩解云詩序斷自衛作非孔氏之
舊每序止存其首一言餘盡刪之至
鄭夾漈爲詩傳更作辨妄六卷專攻

毛鄭詆小序非出子夏遂盡削去而
以已意爲序朱子從之廣爲辨說毛
舉疵索小序之言幸而得是者十無
二三甚而詩辭之正者必以邪視之
如木瓜爲美齊桓公采芻爲懼讒遵
大路風雨爲思君子褰裳爲思見正

詩經

序

三

子衿爲刺學較廢揚之水爲閔無臣
詩中首尾無一言及於婦人而俱斥
爲男女淫奔戲謔贈答之詞後人篤
信朱子遂疑孔子於鄭衛絕其聲不
宜存其詞是將以廢序之故晦刪詩
之指豈朱傳始願哉夫詩必有序古

之序今之題也詩序首句爲詩根柢下文則申明首句之意故先儒以首句屬子夏下文屬毛公毛之傳詩間與序不合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特稱爲箋與傳刺謬者不少蓋古人之學不貴苟同是非兩存俟諸君子志在明經無取獨申已長也詩序與詩本各一書毛公取而列諸詩首猶書序爲孔子作孔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辭王弼遷之每卦之中也朱子舍序言詩但期有功於詩不辭得罪於序用意誠

深然依序論詩尚有鑿空之惑并序去之未知據何者以說詩也齊魯韓毛詩之四家不容偏廢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亡於唐毛學獨存去古不遠沒幸存之毛鄭而追久亡之三家則有訟諸地下耳毛距孔子刪詩僅四百年立解不能無謬來際又後千五百年而獨成其是不敢信也呂東萊讀詩記最號詳正書宗毛鄭采及朱氏紫陽序之云歷時既久自知說有未安爲伯恭誤取欲更定而未及則集傳之作朱子尚思求

進而讀者反畫守不變訾毀毛學與
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類而譏非所
聞也予謂欲明朱氏之詩必宜取古
之說詩者盡發其藏比類而觀著彼
之失明此之得然後三家可續毛鄭
可屈方幸大全登講衆喙息鳴必有

詩經

序

六

博雅畫一之傳足輔朱子於不朽者
乃載繙閱大都鄱陽朱克升疏義舊
本耳克升生元之季專精學經云詩
至程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
遺法後數十年而得朱子能以虛辭
助字發明三百篇之蘊又愛輔慶源

書加以擴充名曰詩傳疏義黃文獻
公潛絕歎賞之固詩家之正裔也館
閣群賢旣大詩傳何不取克升之書
廣其未備而損益襲常又秘鄱陽所
自來得毋使縫掖枯骨懷憾後死乎
唐孔仲達正義據二劉疏爲本刪煩

詩經

序

七

增簡合南北解毛鄭詳哉言之庶乎
無遺大全宗朱采釋頗略今同次列
使學者於詩首先觀序而後辨說於
本詩先觀傳箋疏而後集傳及諸儒
則古今異同漢宋曲直亦過半矣然
予於註疏刪尚恨多於大全存尚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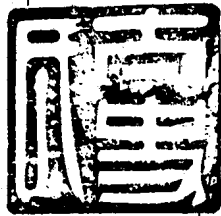
寡而吾友徐克勤氏沉潛詩學先爲
標指考訓總期毋爲古詩罪人則予
兩人有厚幸焉

婁東張溥題

詩經

序

人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

詩經

正義序

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譟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顧頭與金石同和秦正燎

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
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
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
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
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
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聘
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
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
詩經

正義序

二

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
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
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
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
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
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
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
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

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
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
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經

正義序

三

詩譜序

漢鄭玄著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

詩經

詩譜序

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邾不尊賢。自

詩經

詩譜序

二

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疏。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上皇之時。舉而莫違在下者。群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

詩經

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鄭注中候初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勝則為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黃軒革轡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黃軒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饌而中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自周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

詩經 詩譜序 三

統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性之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之則懷嬉戲作躍之心玄然蒼鬱亦合歌舞節奏之應當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箏簧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黃軒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箏簧遂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嘆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謂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

詩經

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詩云詩者弦歌詠喻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而稱不為詠目諫不為諷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茲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不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詩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屬之格則秉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託舜誠群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而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據今時而論故云誦美譏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諷諫以相諷諫且為蘆簫之漸與今詩不一故舉陶謨說皋陶與舜相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古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

詩經 詩譜序 四

詩經

詩譜序

五

已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久之行。使不失陳。故一名而三訓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錄不得。湯以諸侯行化。卒為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錄。故云近。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識失之二事耳。蓋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周人自錄。則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此總言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燕燕。其餘在於今詩。悉皆同。唯采芣苢。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大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大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

詩經

詩譜序

六

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齊。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即鄭師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蓋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芣苢。蓋采芣苢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創。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鄭不尊賢也。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勢。與諸侯為長。三代共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鄭語注云。祝融之後。

詩經

詩譜序

七

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豷、韋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正謂周代之霸，明不耳。傳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公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

詩經

詩譜序

八

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大，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大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幽厲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弑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弊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自此以下，論作譜之意。

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西。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大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太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戲，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于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于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

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爲贊贊明也
明已爲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議議
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
牒是也此又總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儉
嗇之俗所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
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
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
刺之詩各當其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
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
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
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詩經

詩譜序

九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
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
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
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
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
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詩經

集傳序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
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
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
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
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
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

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弘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邨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

詩經

集傳序

二

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經

集傳序

三

安成劉氏曰此言國風之體而有正變也蓋
 二南之詩皆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不
 淫哀不傷全體兼備他如卷耳汝墳草蟲行
 露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皆哀
 而不傷如樛木蟋蟀桃夭采芣漢廣羔羊何
 彼穠矣之類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正
 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
 情之正者而君臣民庶之間不能如二南風
 俗之純故雖邶風亦不得為正也又曰此言
 風雅正變及周頌等篇之體不兼言商魯頌
 者其體異同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
 常棣文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涓
 酌卷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至
 其變雅之作則有家父及宜曰之傳及蘇公
 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
 輩又皆所謂賢人君子者也

集傳序

四

先儒姓氏

註疏

毛氏傳

萇

鄭氏箋

康成

陸氏釋文

德明

孔氏疏

穎達

大全

陸氏

幾

詩經

姓氏

杜氏

預

廬陵歐陽氏

修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眉山蘇氏

轍

臨川王氏

安石

南豐曾氏

鞏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